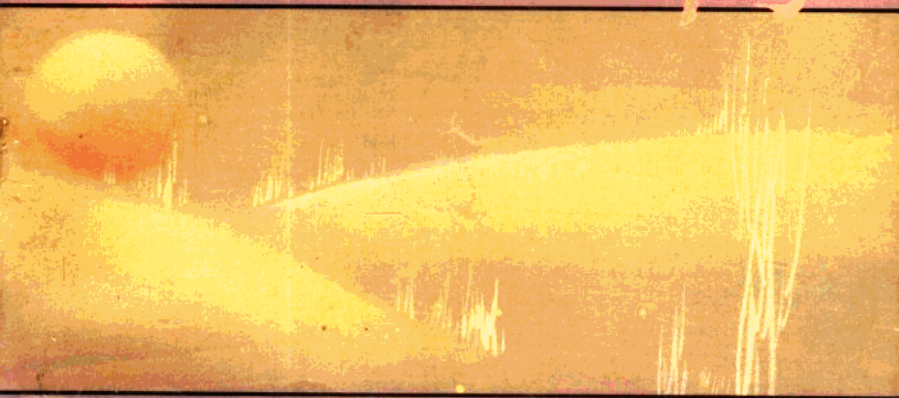


我们一路同行

Women Yilu Tongxing Gu Gong Zhu

同行



古 弓 著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一个日落，就是人生篇章的一个句号。当宇宙光舔亮你的窗棂，便是谋事者另起一行的时候。

——刘胜俊

目 录

- | | | |
|-----|------------|-------|
| 序 | 人生的永恒..... | (1) |
| 第一章 | 古铜色的梦..... | (4) |
| 第二章 | 心潮逐浪高..... | (50) |
| 第三章 | 我是一个兵..... | (91) |
| 第四章 | 月也红彤彤..... | (132) |
| 第五章 | 成事不在天..... | (181) |
| 第六章 | 子规声声唤..... | (226) |
| 第七章 | 天高任鸟飞..... | (250) |
| 后 记 | | (291) |

人生的永恒

——为《我们一路同行》自序

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最艰难困苦而又最轻而易举的学问——人生。

什么样的人生才有意义？许多的先哲们早有“春蚕到死丝方尽”之类的结论。无数的革命者和共产主义的先锋战士们，用毕生的实践证明了先哲们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揭示，成为人生大课堂的一篇篇生动教材。

在我军的历史上，各个时代都造就了一大批用人生讴歌社会主义主旋律的现代军人形象。他们当中，有身居要职，始终不忘共产党人和群众打成一片，以密切联系群众为己任的老红军战士甘祖昌；有伟大出自平凡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有舍身救人的青年大学生张华……

然而，更有那千千万万为神圣事业的执着追求者，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在各自的“土地”上耕耘、播种，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浇灌着时代赋予人民军队的希望。

在困难面前，他们有着穷追不舍的紧迫感，因为他们明白，落后意味着什么；在挫折面前，他们有着不甘罢休的毅

力，因为他们理解，自立方可自强；在成绩面前，他们有着永不满足的进取欲，因为他们知道，离心中的目标还很远、很远。

人生之路，不尽相同。有从乡村迈进城市的，有从城市走入乡村的。农村连着城镇，学校连着工矿，社会连着军营。或是坦途，或是崎岖，或是径直，或是曲折，或是陡起陡落，或是蜿蜒迂回。但不管怎样，路总是在人的脚下向前延伸。

人生之路悠悠。它展示了人们的奋斗、拼搏和追求，展示了人们撰写自己人生篇章的大无畏精神和拳拳之志。

人生之路，载着希望，载着理想，载着聪明和愚顽，载着喜怒哀乐，载着成功和失败，载着人生的历史，充分展示着生命的永恒。

相信谁也不否认，生命的本身就意味着奋斗和求索。奋斗和求索是生命永恒的价值所在。诚然，有进取中的顽强奋斗和挫折困难面前的奋力拼搏，才有脚下向前延伸的路。由此可见，路，也永恒。

人们赞美永恒，因为永恒是发人奋进的。永恒是思想的力量，是人格的力量，是征服的力量。这是人生哲学的“三大基因”。许多人生最基本的原理，尽囊其中。

刘胜俊同志所走过的路，是一条由学生到农民，由农民到工人，由工人到军人，由农村到城市，由城市到军营的这样一条许多军人都共同走过的路。在这条路上，既没有惊人的举步，也没有陡起陡落。不过，那一步一个脚印认真的跋涉，那孜孜不倦的探求，那永不满足的开拓，正是印证了前面所说的那种永恒。

也许读者从这篇文学作品中，还会体味出人生新的永恒。

第一章 古铜色的梦

一

四川盆地的中部有个资阳县，县城东南百余里有个小山村，名叫漆家寺，漆家寺有个刘家院。古老的刘家院建立在一座小小的船形山上。这小小的船形山与东面的太阳山隔河相望，与北面的龙骨山隔泓水田相邻，与西面的坟山坡隔水田相对。船形山四面临水，只有北面一条小路出入。房舍被竹林、绿树荫蔽，不见片瓦。

这是一块古老的土地。

相传，三国时诸葛武侯南征时路过此地，时值深秋，夕阳将龙舟河抹红，漆家寺尽染霞色。

武侯统军来到漆家寺前立马在龙舟河的拱桥之上，只见丛林中炊烟数缕，如水柱般地直指苍穹，龙骨山活象一条巨大的恐龙正伸出前爪趴在河岸，伺机冲他的坐骑袭来。

武侯见状喟然长叹。少顷，他吩咐旗校向东挥动令旗。先锋魏延不知何故突然改变行军路线，差人前来询问，武侯默然不答，只是缓缓向天抬起双臂，手握半空拳状，而后逐一将五指弹开，面对血红般的红日，血染般的地，红艳艳的

山水，银剑样插在血色中纹丝不动的烟柱，翻身下马，唤人摆设香案，三叩之后引马款款而行。直到走出这漆家寺地方，他才复而蹬鞍。

谁也不明白武侯此举的原委，后人对此有许多猜测。有人说漆家寺乃仙地，武侯的人马冲撞了仙人。有人说龙骨山的古林中处处皆有恶瘴，出师遇此不祥之兆，武侯顿生回师之意。还有人说，那刺向青天剑状的烟柱在血天血地、血山血水中白得闪着寒光，触目惊心，武侯耽心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才挥师东去的。

这一传说中的谜，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被人们淡忘了。倒是漆家寺的满目自然景致，千百年来虽历尽人间沧桑，终还郁郁葱葱，越来越明秀。

然而，漆家寺当年的几分神秘色彩，也由于它水淋般的明秀越发地使人感到挖空心思的神奇。

漆家寺象是永远被埋在绿色之中，只有寺前河上的石拱桥划破了这里单一的色调。极目眺去，沙丘般起伏着的绿色大地上，东面的太阳山圆咕咚的就象冒出地面的半个绿太阳，范家院、胡家院东南向排开，依偎在绿色之中。刘家院倒象是只抛锚停靠在龙舟河岸边的船。离船头不远的石拱桥边有座小庙，庙前有根四人合抱不拢浑身长满青苔的石柱，谁也不知何年何月是何人因何故将石柱立于此间，这高高耸立的庞然大物，说是刘家院这只船的桅那是很合乎想象情理的，只不过它应该在船体中却偏偏立在了离船头还有数丈的岸上，因此不少人又说它是镇龙柱，是仙人为镇住龙骨山这条蠢蠢欲动的恐龙而立的。如此高大又通体无缝的石柱，凡是奈何不得的，若非仙人所为也必是上天之意，人们好象更

信赖这镇龙柱之说。

四季的绿世代的绿铺天盖地大堆大垛，被这绿挤得星星的水色，象大块小块乱七八糟没有规则裱在绿色大地上的锡纸，那条不知流淌了多少年的龙舟河，则象一条锡带蜿蜒其中。从那堆堆垛垛成块成片的绿色中，每年夏秋时节都弥漫出清淡的馨香，那香气比正当妙龄的姑娘们身上散发的青春气息还要醉人，漆家寺人世世代代都心甘情愿一辈子死心踏地厮守在这片土地上哪里也不去。尤其是在日头不那么清醒不那么认真的晨昏，总有几缕白烟浓淡不均地死缠活绕着那绿色时，香气会直扑你来，不管你走到哪片绿色中它不吭不哈地总钻你的鼻子，那时候的人啥子都不会想，就象雪天在火炉边喝了二两老窖酒一样的安逸。

漆家寺的人们就生活在这妙不可言的绿色中，刘家院更象是被这绿色包饺子似的包住了。

刘家院住着十来户人家，几棵高大且体肥腰壮的黄连树大伞似地罩着，围着整个院墙的是密密的古藤条，手杆粗细的藤条上爬满了野玫瑰，发达的刺条和叶子填补了藤条的每一个空间，耗子要进去也只有从地下打洞。这道绿色围墙的后面是一蓬蓬的慈竹，株株慈竹都无拘无束地舒展着优美的绿色弧线，掩映在竹后的桃李梨杏，似羞羞答答地半遮芳容，只有那香樟油桉敢于在它们之中出人头地占些风流。

大自然的众多灵物和这里的主人们一样，一代接一代经世不衰。

可是，这些遮天盖地的绿色植物，那一年在主人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誓叫荒山变良田的大无畏行动中，纷纷倒在了刀斧之下。他们被告知这草草木木不是社会主义的风光。

人是铁饭是钢，一餐不吃饿得慌，大人们都这么说，当肚子叽哩咕噜叫唤的时候，一个年幼的孩子也彻底理解了民以食为天的古训。

难怪大人们都愿舍却那香，那香填不饱肚子。难怪武侯的兵马未动粮草就先运了一天。

龙舟河时而蜿蜒，时而舒展地伸向远方，龙舟河水唱着歌，时而高亢，时而低缓。龙舟河滋润着两岸的粮田，养育着两岸的生灵。

阳光很凶，春风拂煦，一个少年在河滩上有一步无一步地低头寻觅着，猫腰时那脊背，一副骨头要刺出来皮肉不肯的样子。

日光悄悄地烫着少年赤裸的身子，立住的那一瞬间，活象一个不足四尺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古铜雕象，只不过他没有那发达的肌腱，倒是那排列有序的排骨层次分明。

河边沙滩上的螃蟹引诱着少年。这螃蟹说不出个子丑寅卯的好吃。搬开一块不大的石头，就可捉到两三只。如果是比大脚指头还小的螃蟹，把肚子下面的蓑衣一拔掉，丢进嘴里立即一咬几嚼，就咽下了肚。要是动作慢了，螃蟹就会咬破舌头。他的舌头还真的被咬破过两次。如果开水一煮，来上点辣子和盐一蘸，更是妙不可言。

可惜这河边的螃蟹越来越少了。螃蟹们越来越狡猾，横腿横脚会走动，还会钻进泥里躲进洞里埋在石头下，根本不象以前那样随处都可以捡一篮子。现在，你得要睁大眼去寻觅它走动的印迹，或者要搬开大石头才能找到它。

少年很熟悉螃蟹的行动规律，专在这正午的时候来，正午的螃蟹最不安分。

河岸那边被铲得牛擦过痒一般光滑的田埂上，有人正在镶嵌标语。鹅卵石砸破后闪着耀眼的白光，白白净净的石头嵌在田埂上，很远很远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少年心里念着那条尚未完工的标语，“跨黄河”顿号，“过长江”顿号，“夺取亩产——”那后边一定是千斤粮万斤粮加感叹号。这些标语他睡着了也能背出个十条八条。

一天半夜三更，老师突然点他起来背课文，这少年不知怎么搞的竟喊起了“总路线，放光芒，照得大地亮堂堂。人民公会千般好，跃进歌响遍城乡。紧紧跟着共产党，七亿神州喜洋洋。”一口气喊完后怎么觉得屁股下面凉冰冰的，用手一摸才感到不妙，该死的尿胀梦总是叫人兴高采烈地拉，幸好是睡在竹编的躺椅上，要不然，又跑不脱大大（母亲）那难言目光的无声指责。第二天，他意外地得到公社鲁干部在全村社员大会上的表扬。鲁干部说他开完会回来路过屋前时，听到一个叫他激动的声音，鲁干部说话时文采好多，他原本是不善言辞的，“象这样共产主义的好娃子，是我们刘家院的幸福生活，是我们这个这个蒸蒸日上的前景光明，不管是地富反坏右啷咯这个那个分子，决不容许抹黑。”鲁干部的话在他耳边激昂嘹亮，那话里的意思他全明白，只可惜鲁干部只注意了用词没注意造句。不过从那以后鲁干部对他格外亲热，见面时老远就笑容可掬，他感到这是鲁干部给他的一种奖励，但往往在看到鲁干部的笑脸后又有种从未有过的苦恼。他恨自己为啥子不是半夜三更在学习面偏是在说梦话，他曾几次壮着胆子想当着鲁干部的面说清楚那天夜里的实情，但又怕引起鲁干部的失望，他曾见过鲁干部失望时在田头破口大骂日翻人家先人板板的情景。

眼看着田埂上的那条标语只剩个感叹号了，少年又寻寻觅觅地朝河叉走去，突然有人在呼唤他：

“福生——，福生——，”

远处传来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少年回头望去，一个模糊的人影立在河对岸的土丘上。

“快回来——，快回来——，”

“象是二哥的声音，没错”，少年福生在心里轻轻地说。

福生上次到县城给二哥送菜，二哥还送他一本《高玉宝》，他看完就在班里给同学们讲半夜鸡叫的故事，连老师都夸他，他更想二哥，盼望二哥能再带给他好多的好书看。

福生掀起腿杆吊儿郎当地跑，河滩上半稀不硬的泥里，留下一行深深浅浅的脚印。

又有许久许久没见到二哥了，福生急匆匆想着。

二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前，刘家大院属资阳县兴隆乡第七保第十甲，解放后划归小院区龙凤乡，人民公社时合并到鲁家公社，现为鲁家乡。

刘家大院的每户人家都隐没在慈竹、黄连树中，福生的家也在这树林竹丛里。

福生家门前有一间屋子大小的凉台，凉台前有个不大的院坝，那院子的北边有个柴门（大门），还是去年夏天他同大哥、二哥和乡亲们兴起，用原来只是天然长在出口的两丛竹子自然连搭在一起的竹枝编扎起来的。半圆形的拱门分上下两层，当时二哥要把竹上枝枝丫丫的全劈了，福生说留着好，鲜活的看起来带劲。他后来越发觉得这主意真不错，青翠的竹叶长满了拱门，连鲁干部见了都说“安逸”。他不知是从那本书上看到一个好听的名，安到了拱门上，叫它“紫竹院”。其实，叫“跃进门”也不错，只不过时下这种叫法的太多了，漆家寺的各个主要路口上都有一个，而且那气势要比这竹子扎的要高大壮观，真正的有股跃进味。

柴门口外面矗立着一蹲吞口，这吞口是一块人高的石头雕塑而成。吞口象只猛虎，不，象只雄狮，鼓着两只大眼睛，张着大口，还含着一柄宝剑，看上去好威风，好象真是镇守大门的将军。

福生气喘喘地跑过吞口进入紫竹院时，就见到一家人都正正规规地坐在凉台上，他觉得所有的目光都在牵着他。只有妹妹还是往日那样一蹲观音菩萨的样子。

福生连忙从墙角抓起下河前脱下的裤头套上，一下就扑到了二哥的背上。

“福生，好好坐下，有话对你说。”父亲正色说。

福生轻巧地依在了二哥身边，不知何事，大爷（父亲）今天象个课堂上的严师，他心里顿觉惶然。

“二哥建中今天是专为你从学堂赶回来的，他要退学，保你念书，你看看是回你的学堂还是哪门办？”

大爷的话掷地有声，重重地弹在福生的心上，他一时愣了。

“不——，二哥，你不能退。”他抱住二哥直摇，二哥也抱住了他直摇晃。

“哥比你大，大就有力，在家可顶个劳力，你在家能顶个啥子，捡螃蟹有出息？”

“不不，我都退学几天了，你不要枉费了我一片好心，鲁干部说了，先让我在生产队里记工分。再说我也会顶个劳力的，你回去吧，高中念完上个大学堂，要是退了学你这样会对不住兄弟。”

福生是已退学了。前不久，二哥在给父母的信中说：“我不想上高中了，让弟弟求学吧！”二哥建中在信中说：“我们家虽然祖辈没文化，解放了也得慢慢来，才能实现世代的宿愿啊！就是把父母累死，也不能同时供起两个中学生，何况您们都有病，弟弟又小，不能把农活早早压在他的肩头，我决定放弃考大学计划，让弟弟继续上学。”建中还一再叮嘱：“这封信千万不能让福生看到”。谁知，又被福生胜俊发现了这封信。所以弟弟就跑到丹山，提前把学退了。

好久没见来信，今天。二哥又赶回来做工作。

二哥抱着扑在怀里的福生兄弟，一双手在他精瘦的古铜色背上抚摸着，摸得坐在一边的母亲泪水如流。

大儿子在城里工作工资很低，大儿媳还没工作，他们还有两个孩子，自己糊口都很难，还总惦记着家里。下面两个儿子，要叫哪个不念书，她都舍不得。建中苦得，在城里念书一年给他几块钱，他还总要剩块儿八角回来。公家一月给的几块助学金，总是省着花。福生娃懂事也早，精明强干的，要不是他大爷一年到头常犯病，说什么也误不得念书的，儿子不念书没得出路，当爷娘的不能叫儿子上学堂再苦也不光彩。中学的那先生都来家里说了几回，说福生的好话一大堆，不能误了前程，做娘的哪里不晓得。

大大扯起那灰蓝色的衣襟欲拭泪，“嘶”的一声裂响。她没事的一样放下衣襟，用手去揩那象是粘糊糊的泪。

“福生，你还是去吧，你从小学到中学成绩好，讨先生们的喜欢，家里不能亏了你。你二哥也不回来，你们都去，前程要紧，好生生的娃娃误了上学堂，我和你大爷也没脸见人。”

福生看到大大说完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东西，从那捏不住的指缝间漏出他很眼熟的颜色，他记起那是前些天在河里搓洗的一件汗衫，当时他还怪那汗衫太不牢实，轻轻扭一下就扭成了丝瓜筋。回来后大大看见心痛了半天，在空空荡荡的屋里转来走去的唠叨着，“本来凑合着穿过伏天没事的，就不晓得少用点劲”。福生心想不穿就是了，他烦大大念得没完没了。

大大将那一把东西小心地摊在两腿间，一层又一层的牵开后，里面有个白得不行的东西，他好奇地盯着。都十三岁

了，除了老师手里拿的粉笔，他还没见过这么白得爱人的东西。

“福生，过来。”

福生挨到了母亲身边。

大大两手拿起那个叫他心动的白东西一抖，原来是件背心，和城里娃穿的一模一样，福生兴奋得跳了起来。

就在离地的两只脚板还未完全踏稳的一瞬间，福生又全泄气了，落地稳住桩子时他抹下了那张方方正正的小脸。

“我不要，你去退掉。”

“你莫气我喽。”

“大爷的药都没钱捡，还买穿的。”

建中把头埋在了两膝间，他不忍心看弟弟那副苦楚的样子。大爷倒是在盯着福生，那僵硬的表情上分明停留着满腹的惭愧。

“这里还有钱。”

母亲的动作不紧不慢，和她做好饭叫全家人吃饭时一模一样地笑着。她慢慢从那两腿间的破汗衫里扣出一小卷钱，福生看见钱卷的筒筒很紧很细。

母亲一边摊开一张张纸币，一边说，“你要上学堂，总光着个背脊大大就象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从小你就捡二哥的穿，我这回好弄给你买件新的，心里也实在些。”

坐在一旁的建中瞅见从大大摊开的钱里落下一张纸片，便伸手过去捡起来。

这是一张医院的付款单，上面写着：

范华珍，O型，300CC，15元正

建中一下明白过来，猛地一下扑向大大，“大大——，我不念这个书了，不念！一定不念——！”

目瞪口呆的福生不知何故，他捡起飘落在二哥脚下的纸片一看，哇哇地失声哭了。他是一步一挨地挨到母亲身边的，一双手紧紧抱住母亲，仿佛母亲一下子就要飞走似地死死抱着。许是福生的挤建中的压，挤压得瘦弱的母亲木头人样的只知流泪，那双定位的眸子从未见过的痴呆。

父亲在久久注视着这一切之后，一拳栽到自己头上，然后两块巴掌使劲挟住脑壳，慢慢向下拉，拉得只看见一个板栗色的后颈窝。小妹妹钉子钉住了似地呆立在一边，后来她也捡起那纸片颠过来倒过去地看，又看看眼下的每个人，她只懂得这张纸不是什么吉祥物，问谁谁也不理地只顾自己哭，她也不知所措糊里糊涂地改变了模样。

自从大哥参军后，福生第一次看到大爷、大大、二哥和妹妹们大动悲恸，从众人那五官紧缩的悲颜上，他第一次感到大爷大大都老了。

父母老了，意味着自己长大了，也意味着应该刻苦地攻读才对得起父母和自己。福生知道，能上初中是多么不容易，十二个考生才录取一名。更不易的是，福生，上小学时的艰难，尤其是上高小时，父母都有病，两个哥哥在外头，妹妹又小，他既要负担一部分相当繁重的种地任务，又要负担部分琐碎的家务活，常常是半天上学，半天种地，晚上还要准备好明天一天人吃的、猪吃的东西，九点十点后，才能点着柏树皮扎起的小火把学习功课。真是艰苦环境磨练人才。就是这样，福生学习成绩总保持在班里前三名。这次考上资阳县丹山第一初级中学，既难得，也是理所当然。他得到录取通